

铁建故事

我经历过的「高原反应」

王观生

对生长在平原地区的人们来说,“高原反应”似乎是个陌生的词语。对我来说,亦是如此。

纯粹从地理概念来说,海拔超过1000米,就算是小高原了。我家在著名的泰山脚下,偶尔登山到极顶,除了感觉气温有所下降,其他的感官与在山下并无不同。

工作之后,我去了晋西北的一个工地。那里属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,与泰山极顶的海拔相仿,除了冬天冷得出奇之外,也不曾见得半点“高原反应”的踪影。

“高原反应”这个词走进我的生活,还是一个“传来”的消息。那时,我正在采访一名从事市场开发工作的同事。他和部门领导到西藏出差,一下飞机,就开始头晕、心悸。

“高原反应”真那么可怕吗?如果我到了真正的高原,会是什么样呢?

很快,我与“高原反应”有了“亲密接触”。2020年11月,我去四川阿坝出差,而那里,就是真正的高原了。

阿坝位于成都的西北方向,开车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达。因为是从成都平原一路北上到川西高原,所以项目部的同事们都管这叫“进山”,而从项目部去成都办事,则被称为“下山”。

刚上车,司机师傅便将一盒“红景天”递给了我,叮嘱我赶快喝掉,喝了它就不会产生“高原反应”了,我打开两瓶口服液一饮而尽。

天黑之前,我终于到达项目部驻地,这是个群山环抱的小镇子。与其说是一个乡镇,倒不如说是一个小村落。这里高山环抱,山顶堆满了白雪,岷江绿色的江水从村边奔流而过。

镇子海拔3200米,“高原反应”也如约而至。当天晚上异常寒冷,正在睡梦中的我,突然惊醒,只觉心脏“砰砰”跳得厉害,稍做喘息之后,才能恢复平静。如此反复三五次,再次醒来,已经天亮了。

“昨晚是不是醒了好几次?”同事见我睡眼惺忪,一语道破了我的心思。我才知道,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高原反应”,因为含氧量和气压都比平原地区低很多,所以就造成了昨晚的心悸和惊醒。

正常的生活尚且如此,要在这里干活会怎样?在采访的过程中,我对“高原反应”的威力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同事老马几个月前从广东来到这里,他的任务是带领大家加固铁路线路上方的小山坡,防止落石滚落砸到列车。小山坡不过300米高,他们却要爬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达施工点。

现场的技术员告诉我,在高原登山,与在平原地区爬山不一样,身上好像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,每迈进一步都得喘一口气。“等到了工地,很多人都没有力气干活了。”

以往去工地采访,我听大家说的是工程技术上的难度,而在这里,突破生理极限,反倒成了头等大事。难以想象,在这样的环境里施工,他们需要战胜多少艰难险阻。

在“下山”的路上,我望着窗外秀丽的景色,不禁想到青藏高原的建设者,他们经历过的种种困苦,而今,我终于有了一丝真实的体会。

回到家中,我整个人还昏昏沉沉,头又持续疼了一周。工地的同事在电话里对我说,这是“高原反应”在“捣鬼”,调整几天就好了……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二公司



“建”证爱情

蒋显正 作

作者单位:中铁电气化局五公司



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。”又到一年七夕时,我猜想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已早早搭好。与传统故事不同,在中国铁建港航局小清河项目,织女带着幼子追牛郎,不奏先斩,于小清河惊喜相会。

8月9日中午11点左右,办公室门口突然来了两位客人,一位年轻妈妈抱着一个孩子。看到她被汗珠打湿的鬓角,我赶紧接过宝宝,让她放下肩上的背包,大热天抱着孩子带着行李出行,一路上的辛苦可想而知。同事为她倒了杯菊花茶,询问后才得知,这位年轻妈妈是项目试验室员工周江的妻子,这次她瞒着丈夫带着宝宝来探亲了。

我在项目主要负责工会工作,对员工及其

小清河版牛郎织女

叶丽娅

家属情况都比较了解。周江妻子是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,目前在国内知名高校工作,我对她印象颇深。在周江结婚时,我向集团公司工会备案,为他们送上了新婚慰问金;儿童节,工会给“铁娃”们送去慰问品,他家宝宝是最小的铁建萌娃。同样,周江的妻子对素未谋面的我也倍感亲切,风尘仆仆来到项目部,便顺着办公楼的索引牌找到了我所在的办公室。

同事去给周江报信时,正埋头工作的周江懵了,三步并两步跑过来。“你们怎么来了?”这番突袭令周江惊喜交加,他抱过粉嘟嘟的儿子,“看,我儿子白吧,随我。”看着他黝黑的肤色,大家都乐了,周江急忙撩起袖子,“我是晒黑的。”

片刻,周江对妻子说:“工地挺忙的,你们先回去吧,我这订车票,一会儿送你们去车站。”这话一出口可把我气坏了:“来都来了,走啥走,住下,又不是没有家属房!弟妹呀,这里吃住都很方便的,来了就多住几天。”我马上拿到了探亲房的钥匙,然后便带着她们一家三口去食堂吃午饭。

食堂的伙食荤素搭配,种类多、营养全。周江抱着孩子,看着妻子边吃边夸饭菜好,脸上满是笑容。

晚上我趁着闲暇之际去看望周江的妻子,她说:“今年过完春节他就来工地了,在家没待几天,我早就想来工地看看,他怕给单位添麻烦,不让我来。”说完无奈地笑笑。

项目部工会主席甄军得知周江的妻儿来了,主动找她聊天,欢迎她多到项目部探亲。

施工单位的员工流动性强,与家人聚少离多,甚至有人一年才回一次家,还被年幼的孩子叫叔叔。甄军说,自己有两个儿子,小儿子才一岁,总担心儿子忘了自己的模样,所以每天都会跟他视频一会儿。

“中国铁建的前身是铁道兵,你们就是新时代的军嫂。小清河复航项目战线长、工期紧,像个工程博物馆,每位员工都肩负重任,在夜以继日地奋斗……”甄军的话不时在耳旁萦绕,周江的妻子被铁建员工们的故事感动着。

她对周江说:“你们工作太辛苦了,家里有我你就放心吧!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‘新时代’的军嫂”。工程就是使命,你在这里安心工作,家是你坚强的后盾,我永远支持你。”

“天边的云他乡的水,今生我都跟你无怨无悔。”这是铁建人最美的情话,风把它化成一个动听音符,轻轻地吹向远方,在小清河上荡起一道道涟漪。

为了国家的召唤,为了社会的需要,为了自身的价值,他或者她异地工作、生活,但忠贞的爱情却经得住空间与时间的考验,愈发珍贵。两情若是长久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;无论是否七夕,只要你心中牵挂着我,我脑海里常念着你,无论在哪儿,距离都冲不散感情的牵绊。

谨以此文祝愿中国铁建乡同梦的夫妻们永远幸福美满!

作者单位:中国铁建港航局

大路歌台

实干者的脚步

向定海

我是一名沥青拌合站操作手,拌和站建到哪,我就走到哪。传承前辈技艺,是一份浓厚的感情,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我是一名压路机操作手,经历了无数烈日寒风,在磨砺中成长。时刻准备听从召唤,奔赴企业需要的地方。

我是一名测量员,背着仪器,扛着脚架,越过激流和沟壑,踏过绿野和山川。对准每一个数据,管它炎炎烈日还是凛冽寒风。

我是一名试验员,为拌和站提供最佳配合比,将最好的材料铺到每条路上,严格质量检测是我的职责。看到一条条道路开通,所有风霜雨雪都化为云烟。

我是一名技术员,每天比工人早到又晚走,看过工地上最美的日出和星辰。坚守施工现场,严格操作规范,是不变的坚守。

我们都是实干者。已将人生价值的追求,书写在不断延伸的路面。作者单位:中铁十六局路桥公司



私语

王业崇 摄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



王慧春

牛郎织女七夕相会,喜鹊搭桥;工程单位情侣约会,共同建筑连心桥。

小李和小张同岁,都是“铁二代”,两人上同一所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后又约而同地报考了石家庄铁道学院,毕业后分到同一家工程局,又来到同一个项目部。从青梅竹马到携手同行,他们的故事被同事们津津乐道。闲暇之余,他们会在项目部附近一座不知名的小桥上交换心事。

无名小桥是他们爱情的见证,他们在小桥上相互鼓励,其间也免不了相互调侃起幼时的趣事。

“小时候,我老是气哭你,记得有一年暑假,我和我妈到工地去探亲,当时你爸在外地开会,你不能去工地,眼泪叭叭地往下流。”小李回忆道。

“你知道我爸那次到外地干啥去了吗?领奖去了!”小张骄傲地说。

“公司第一个获奖的桥就是你爸的佳作,我也要像你爸一样修建出精品桥梁。”

“你好好干,等把桥修好了,我们就在桥上举办婚礼。”小张抿着嘴羞涩地说。

小李没让小张失望,从最基础的测量学起,看图纸、上工地、现场盯控……两年很快过去,小李参建的第一座桥梁完工。在七夕时节,他们伴着友友的祝福,在这座桥上举行了

婚礼。

如今47岁的小李已经是公司领导,指导完成多座重难点桥梁,村村通的小桥、乡通乡的公路桥、城市里的人行天桥、上千米的特大桥,他实现了年少时的理想。当初的小张,现在已是公司的业务骨干,在中国铁建这片土壤上挥洒着青春和智慧。

他俩说,那座不知名的小桥是他们的连心桥。

又是一年七夕时,多少有情人通过一座座桥梁来相会,铁建人让多少有情人梦中相会变成了美梦成真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二局四公司

